

遷徙者的文學地圖始於故土

葉 周¹

一、我的近期寫作

我出版過一本散文集《一幅伸展的文學地圖》，以我行走世界所見所聞，展示各地的文化。但是文集中也包含了我對故土和先人的緬懷和回望。特別想說的是，遷徙者的文學地圖，不僅是展示，更重要的是發現和開掘。這裡的所謂發現和開掘，不僅是對初次見到的異國文化，同時包括對於故土歷史的發現和開掘。近幾年我持之以恆地進行了一系列的非虛構寫作，用腳步踏上曾經陌生的土地去追尋父輩的足跡。

2018 年的一次重慶之行，在一條人跡罕至的坡道上我看到了一面牆上鐫刻着抗戰時期在重慶堅持戰鬥的文化前輩的名字，其中有我父親葉以群和他的戰友郭沫若、茅盾、老舍、馮雪峰、胡風等十多人。那是當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舊址，父親曾經在那裡生活工作了很多年。正是那次旅程開啟了我追尋父親足跡的文學之旅，展開了一場與文化前輩的文學對話。我先後去了東京、香港，以及我的出生地上海。那幾個城市曾經是父親進行文學活動的重要城市，我在那裡尋訪歷史的遺址，緬懷故人的往事。這些行程開闊了我的視野，延展了我的文學地圖，我仿佛又體驗了一遍文化前輩們坎坷而又精彩的人生。

由此我開始了一個關於父輩的非虛構系列寫作。我讀了不少前輩作家們

¹ 葉周，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榮譽會長、資深電視製作人。

的回憶錄，其中有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風、丁玲、沙汀和徐遲等的傳記和回憶錄，從史海中尋找父親文學生涯的蛛絲馬跡。在前輩的著作中我才瞭解到：父親在30年代在上海與丁玲、田漢等一起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年他才21歲。後來擔任過“左聯”組織部長；茅盾的著作《子夜》出版時在上海舉行的新書發佈會是父親主持的；在抗戰年代由周恩來安排，父親在茅盾身邊擔任他的助手，協助主編了抗戰年代影響深遠的刊物《文藝陣地》；還有他在陪都重慶曾與作家徐遲一同組織了法國作家羅曼羅蘭逝世的追思會，造成了非常大的社會影響……許多史料在我面前構築起一幅父親生平的生動畫面。我陸續在《收穫》《花城》《上海文學》《香港文學》等刊物發表了一系列非虛構作品：《霧都重慶的崢嶸歲月》《以筆為劍的如歌歲月》《走在港九的街道上》《世紀波瀾中的上海文化記憶》《張家花園裏熱鬧的編輯部》《香港往事1947-1949》《張愛玲在上海的驚豔與漸隱》等。在這些文字中我將父親與他同時代的前輩們從“左聯”時期，到抗戰前後、以及建國前所從事的進步文化事業勾勒出來，其中有許多淹沒在歲月海洋中的珍貴史料和細節被我重新書寫。我不僅僅用這些文字記錄了父親的生平，而更注重新於描寫父親與他的同時代文化前輩們的互動交流。在這些文字的寫作中我不僅瞭解了一個在各個歷史時期十分活躍的父親，也讓我看見了他和前輩作家們攜手為中國的文學事業奮鬥的精彩歷史。

當我以一個海外寫作者的身份在故土上與這些前輩的史料遭遇，兩者間形成的對話是具備張力的。不僅有血脈的傳承，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傳承。我作為海外華文寫作者中的一員，文學觀和價值觀都是在思想解放運動興起的1980年代所形成，我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國文學的豐富滋養，我今天的文字是

兩種文化兩個國度的融合的產物。我為此慶倖。在這些行走中我不僅重新發現了許多已經很久無人問津，沉睡在史料中的原生材料，並深入開掘，書寫出那個時代文化前輩的堅韌、執著與輝煌。我十分慶倖自己的筆啟動了那段歷史，正如有些同行們所評論的：您的筆使父親和前輩們再生。

二、伸展的地圖

地圖，描畫着人類活動的軌跡，隨着人類活動的遷徙，地圖也在無限地擴展中。人類的遷徙不斷地在處女地上開發構築着新的空間，而在文學創作中，作家們通過自己的作品在精神領域裏不斷地創造着文學想像的獨特空間。作家創造的空間不是物質層面的，而是在作家的心理上構築的。遷徙創造了空間，空間延展了地圖，而這些空間的產生，便使文學地圖上形成了一幅生動的文學視覺景觀。對於這些獨特空間和地圖的研究已成為文學研究的一個有趣的方法。

百度百科這樣定義地圖的功能：“再現或預示地理環境的一種形象符號式的空間模型，與地理實體間保持着相似性。”為了成功展示地形和區域方位，人類活動需要地圖。那麼什麼是文學地圖的功用呢？從目前看到的一些文學地圖展示，其中必定包含了對作家、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作品中描繪的故事發生的真實或虛構地點的展示。當一個作品成為經典，通過文學地圖可以達到對作品中故事發生的地理位置進行標注，為讀者描繪一幅栩栩如生的事物行動軌跡，對作家對於特定區域的文學貢獻加以肯定。

當然大多數文學地圖都不具備一般地圖的傳統元素。不會嚴格地按比例繪製，並且很少包含有關地形、地質或城鎮、河流、道路和其他特徵的位置

的詳細信息。它們通常是一個區域的簡化輪廓。但是不同的是，文學地圖不僅描繪地理位置，並通過對於作家和作品中的故事、人物的介紹呈現一個生動的文學世界。

而在文化地理學方面，加大洛杉磯分校（UCLA）的地理學家索加（Edward Soja）在1990年代發表了個案分析的專著《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索加發展了第三空間理論，正如他解釋的那樣，“我將第三空間定義為另一種理解和行動以改變人類生活空間性的方式，一種獨特的批判模式，其中一切都聚集在一起……主觀與客觀、抽象與具體、真實與想像、可知與不可想像、重複與差異、結構與能動性、心靈與身體、意識以及無意識、學科和跨學科、日常生活和無休止的歷史。”¹ 索加在該書中以洛杉磯為例。說明洛杉磯這個“大文化區”由許許多多的“小文化區”組成。這些小文化區如同碎片鑲拼成洛杉磯整個文化版圖。在這些碎片之間既不存在結構的功能聯繫，也不存在一種普遍適用的闡釋理論。這些文化碎片不僅是物理的空間，也是想像意義的精神空間，是具有邊緣性、差異性、開放性、批判性的空間。

索加所描繪的洛杉磯文化區域，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大洛杉磯地區從地理上主要是以洛杉磯市及其週邊城市為核心的一系列城市群組成，而在這些城市中各種族裔群體組合形成了不同族裔的聚居區，因此也形成了每個城市獨特的文化特色。所以當宏觀地鳥瞰大洛杉磯地區，呈現的是一幅生動的多元文化地圖。各個城市相對獨立，各有自己的文化族裔側重。可是每年的元旦舉行的舉世聞名的玫瑰皇后選拔和花車遊行，則把這些碎片似的，邊緣

¹ 周尚意：《文化地理學研究方法及學科影響》，《中國科學院院刊》2011年第4期。

性，差異性的文化族群整和在一起，共同向世界呈現一台璀璨繽紛的多族裔文化的壯麗景象，華裔的青年女子也曾當選過玫瑰皇后。這是一幅生動的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

而海外華文文學的作家們所經歷的遷徙，特別能夠在他們的作品中體現出文學文本中環境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體現出作家所攜帶的文化觀念與在地環境之間的互動影響、互相滲透。發生在兩者之間的碰撞和摩擦，時常也會激蕩出一種特異的火花，在文學上就會展現出複雜性和豐富性。說到文學地圖，可大可小，可翔可略。如果繪成地圖就頗為宏大。而作家們經歷過、生活過的自然景觀，經過各族裔文化浸染和關照，必然具備不同以往的豐富性，並從單純地理學上的自然景觀變成了索爾所說的文化景觀。作家的作品也會具備這種文化相互影射後展現的獨特視野。作家的遷徙古以有之，遷徙對於作家創作的影響也是一個十分值得探討的內容。

三、作家的遷徙

遷徙是對空間的擴展，有了空間的擴展，地圖才能夠繼續延伸。而在文學創作上，探索新的空間，開拓新的領域始終是文學生命力的表現。不論是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還是慕帕克筆下的伊斯坦布爾，都是作家遷徙後回歸本土之後的精神創造。

在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是他深藏在心裏的故鄉，其實他的故鄉並不叫這個名字。他成年以後和母親一起做的那趟回鄉旅行中，他路過了孩提時經常見到的一個香蕉種植園，那個地方有塊牌子，上面寫着“馬孔多”。也就是那次旅行，他看見了一點沒有變化的廢墟似的故鄉，好像塵封已久的一個

遺址，那裡的老人都已經離世，那裡的村落格局依舊，卻被越來越厚重的塵埃覆蓋了。可是這些塵埃沒有遮蔽住馬爾克斯對故鄉的記憶，卻點燃了作家的靈感，將積澱於深處的故鄉記憶開掘出來，以他自己獨創的方式進行了一次新的表述。或許就是時間的距離給了他便利，去重新創造出一個他心目中的空間，他原先生活過的那個叫做阿爾卡塔卡的小鎮，經過他的創造有了自己的名字：馬孔多。關於故鄉的故事馬爾克斯二十歲時就提筆寫過，卻因為技術上的準備不充分，他祇能改寫一些短篇小說，等到他完成《百年孤獨》已經是十多年後的事了¹。

而帕慕克筆下的伊斯坦布爾，也是他去了美國歸來後對故鄉的一次重新回顧，就和他在書中收錄的所有照片一樣，都祇留下黑白兩色，歲月波濤洗褪了那座城市原有的豐富色彩，留下的是濃重的黑色深巷和白色的天空、河流和街道。我作為讀者在黑白兩色之間，想像着作者文字中那些曾經輝煌的文明，失意的破落，試圖通過作者從童年到少年，與父母、與哥哥的合影中，從他憂鬱的笑臉中去讀懂他對那片失落的城池憂傷的情感。

帕慕克說：“康拉德、納博科夫、奈保爾——這些作家都因為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了他們的想像力，養分的汲取並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無根性；我的想像力卻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視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爾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依附於這個城市，祇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²。”

遠行者歸來，作家帶回來色彩各異的豐富經歷，體現在個人的創作中，

¹ [哥倫比亞] 加西亞·馬爾克斯/[美] 吉恩·貝爾·維亞達編，《加西亞·馬爾克斯訪談錄》，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² [土] 奧爾罕·帕慕克：《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也為作品提供了不同的特色。人生旅途的遷徙，使這些作家們的文學地圖得以擴展，在之後的創作中，不論是描寫新生活，或是回看過去，文學想像的翅膀為作家拓展出嶄新的視野。生活閱歷有時提供了一種悖論，某些時候對於遠行者，離開了熟悉的故鄉，身體的距離漸行漸遠，可是在心靈上和自己的母語文化卻距離更越近。儘管眼睛已開始老花，可是看待那段生活的目光卻更為純淨清晰了。或許時間與距離對於文學才真正可以產生魔幻般的特殊效果。或者是一種歷史的重現，到了當代的海外華文寫作者，許多常年身居異鄉，卻不會忘記曾經耳濡目染的母國文化，思鄉之情殷切。曾幾何時，身在異國的華文作家，心存故鄉的每一點變化；依然用本民族的文字書寫着對過往歲月的回憶，不論是美好，或是痛苦，默認着那屬於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無法忘卻，也不願忘卻。

每個時代，不同的國度都有遠行者，他們背井離鄉，遠離自己的文化、故鄉、親人朋友。在茫茫的路途上獨自抵禦異域文化衝擊，遭遇陌路者的艱難險阻……也許終於有一天他們又再度背上行囊，走上了回歸之路。當代的海外華文文學寫作者，其實和這些前輩有一個共同點，也是不斷地在寫作中創作出屬於自己記憶中的文化空間，他們文字裏的人物不僅來自常年生活過的城市和鄉村，還包括遠行後涉獵的世界各地。他們與筆下的這些人物或許曾經在真實的生活中遭遇過，也可能和他們其實跨越着世紀的鴻溝，本不可能見面，卻在一種文學想像的氛圍中遭遇了。如果把這些人物故事發生的地點在地圖上標出來，便形成了一張有趣的地圖。這就是海外華文文學的地圖，恰如其分地構成了這樣一批作家文學創作的想像空間。當一幅海外華文文學的宏觀圖景得以呈現時，立刻就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意義。海外華文

文學對於華語文學的貢獻，最大的意義就是為世界華語文學和中國華語文學提供了一幅地域廣大，同時又充滿了豐富內容的宏觀景象。攤開這幅地圖，不僅發現作者們筆下的華人們生活在中國大陸、臺灣和港澳，他們更遠足千萬里，足跡遍及全世界。當海外華文文學蓬勃發展，積累下豐富的作品，從這些作品中，讀者可以看到人物活動的區域遍及全世界。當這樣一幅豐富多彩，富有世界各國人文色彩的地圖展開之後，讀者就會由衷地感謝海外華文文學成果的貢獻和意義。海外華文作家的作品中有多元文化的衝突和交流，有對母語文化的眷戀和反思，有遭遇異域文化時的震驚、惶恐，以致後來的接受、和諧相處。所有這些都構成了這些獨特的文本不僅在文學上，而且在史學上的意義和價值。海外華文文學不僅給本土的中國文學增加了多元化的豐富內容，並且使華語文學走出了有限的國境疆域，發展延伸到世界的區域。海外華文作家們所經歷的遷徙，和在文學上的空間創造，使得這幅文學地圖呈現了立體和多元的文化景觀。

遷徙者的文學地圖沒有疆域，不受時空的限制，世界有多大，有志者可以走多遠。祇要秉承着任重而道遠之心，這幅地圖會伸展至更廣闊，更深邃的地域空間。我會走得很遠，但是我心中明白文學的源和流的關係。慎終追遠，我從故土的大地上起步，文學之源從這裡流向遠方，從中國文學的文脈上傳承下來，不論我走多遠，卻永遠屬於中華文學的一支溪流。